

九歌文庫 631

李昂 主編

2001

九十年小說選



版權所有



翻印必究

九歌文庫 631

九十年小說選

Collected short stories 2001

主 編：李 昂

發 行 人：蔡 文 甫

執行編輯：何 靜 婷

發 行 所：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

臺北市八德路3段12巷57弄40號

電話／25776564・25707716

郵政劃撥／0112295-1

網 址：www.chiuko.com.tw

登 記 證：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738號

門 市 部：九歌文學書屋

臺北市長安東路二段173號（電話／27773915）

印 刷 所：崇寶印製股份有限公司

法 律 顧 問：龍雲翔律師・蕭雄淋律師・董安丹律師

初 版：2002（民國91）年4月10日

定 價：250元

ISBN 957-560-892-5

Printed in Taiwan

（缺頁、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公司更換）

九歌文庫 631

李昂 主編

2001

小說



九十年小說選

九歌
〈九十年小說選〉
年度小說獎得主

駱以軍

作品

〈運屍人〉

李 昂／想像台灣 7

駱以軍／運屍人 27

吳明益／虎爺 43

蔡逸君／藍色的馬 67

黃國峻／天花板的介入 85

平 路／蒙妮卡日記 111

陳瑤華／橡皮靈魂 139

張惠菁／和平飯店 159

李永平／翠堤小妹子 181

黃碧雲／無愛紀	201
莫言／趙甲狂言	221

附錄：

九十年小說出版概況／邱怡瑄	255
九十年小說紀事／邱怡瑄	271

90年小說選

想像台灣

◎李昂

想像台灣

李昂

我與年度小說選，有一段淵源。

台灣的作家，不少如此吧！

民國五十七年，我在《中國時報》的前身《徵信新聞報》，發表了我的第一篇短篇小說《花季》，那年，我才十六歲，就讀「彰化女中」高一。

這是首屆，開始編選年度小說，我是最年輕的作者。

之後，要再十年，也就是到民國六十七年，我編選了《六十七年短篇小說選》。

當時認為，編選年度小說選，除了發現好作品外，便是發掘當年有潛力的作家、作品。六十七年，我選了當時可說沒什麼人知道的舞鶴，作品是他早期的好小說《微細的一線香》。

二十幾年後，舞鶴成為台灣當紅、重要的作家。

再次與年度小說相關，要等到民國八十五年，也就是十八年後，我寫的帶明顯政治意涵的〈戴貞操帶的魔鬼〉，（《北港香爐人人插》第一篇），入選八十五年年度小說。

而今，五年後，我再度編選年度小說。

既是年度小說選的作家，又是編選者，我明顯感覺到始自民國五十七年，長達三十三年間，台灣的深切變化。

作為創作者，我一向被視為「具爭議性」，一些「強烈」的作品，當然不可能進入年度小說選。但隨著台灣社會的變遷，最重要的，民主化、自由化，具悲情與批判的政治小說，也被選入年度小說。果真，台灣作家的創作自由，在華文文學中，當屬翹楚。

作為一個年度小說的評選者，我同樣要說：這三十三年來，變化何其大。

當我編選《六十七年短篇小說選》時，封閉的台灣社會，「純」文學成為我當時編選的主旨：一定得是富原創性、優質的好小說。

而那個階段，民國六十七年，台灣走過鄉土文學論爭，本土化萌芽，優質的小說創作，豐厚的鋪滿台灣文壇，尤其宋澤萊的小說，令人讚嘆，是入選的「好」作

90年小說選

想像台灣

◎李 昂

品保障。

然後，來到了民國九十年。

才幾年前在我的小說出現的悲情反對黨，成了執政黨。國族的想像相對於解嚴後與中國的往來，撕裂了族群。經濟的高度依賴，在全球化、美國經濟委縮後，社會迷漫著失業的恐懼與不安……。

九十年方開始，一月九號《中央日報》揭曉的文學獎裡，第一名得獎作品《藍色的馬》，便等於宣告了這整年的荒誕、焦慮與不安。

整年間，「旅行文學」仍散見，新興的該是「飲食文學」，有愈來愈多的作家投入其中，我自己也試試遊戲之作，為將來要寫的小說找素材。看來，這類文章，方興未艾。

女性的議題也仍在，少了早些年激越的抗爭、各式理論橫流，回歸到內省，心魔群舞。

鄉土素材又得到文學獎，《聯合報》文學獎的首獎小說《虎爺》，以類人類學手法看「迷信」，保留了鄉土在文壇的一線生機。

新生代的作家繼續創作，也有佳作，反倒是中生代（算是我這一代），少人有作品。

台灣文壇在民國九〇年，最特出的現象，該是在台灣出生、成長的作家，開始「放眼中國」，以中國為題材，從事小說創作。

資深的陳映真，一向政治立場明確，以中國為題材，並不意外。資料紮實的〈忠孝公園〉，寫日本統治下的中國人與台灣人的背叛，意圖宏偉。

由於是中篇，陳映真不願節錄部份，不能收入此年度小說選，十分遺憾。

觸及中國，特別是上海的，還有年輕一代作家張蕙菁。〈和平飯店〉裡，在上海活動的仍是台灣人的辛酸，上海本地除了作景物背景外，書中兩名女子，也只能算是配角。

〈和平飯店〉會不會像當年海外的「留學生文學」？寫台灣人在上海（紐約），審視的角度，仍是台灣作家的主觀觀點？

這使我記起剛解嚴能到中國後，有一個文化圈友人，同我說他很想以文革為題寫作。我不免錯愕。其時我在海外認識的一些文革的「老三屆」中國作家，親身經歷文革，都還難有佳作。一個從小生長在台灣的作者，只因為對文革感動，即想以此寫小說，真正是「人生地不熟」，不知如何「創作」。

90年小說選

想像台灣

◎李昂

十來年過去，直到讀張蕙菁的〈和平飯店〉，我方拍腿一嘆：

看來台灣作家找到寫中國的切入角度了。

如果連陳映真寫〈忠孝公園〉，都還要以日據下的台灣人作為另一支線。像小說創作這種與人文土地、生活經驗學習相關的活動，作家與成長的土地，恐怕還是密不可分吧！

解嚴後十三年，光上海一地據說有三十萬台商。累積的台灣人在上海的時間與人數，才終成張蕙菁筆下創作上海的來源。

從我的文化圈友人初到中國，即跳空想寫「文革」，到張蕙菁寫在上海的台灣人，台灣作家（要稱作「中國作家」，或者「在台灣的中國作家」都可以），要書寫中國，會以怎樣的形式、如何發展，都令人拭目以待。

張蕙菁的〈和平飯店〉，隨著台灣在九〇年的「上海熱」，相互之間，又有怎樣的互動呢？

民國九〇年的台灣，經濟負成長，失業率高昇，媒體適時的帶領起一股「上海熱」，上海的快速發展，成為淘金夢的新樂園。

儘管張蕙菁的〈和平飯店〉，台灣來此發展的主人翁，徘徊在失意與認同危機中，然小說裡「在上海失意的台灣人」，對現實生活中媒體推波助瀾的「上海熱」，

似乎產生不了作用。

陳映真書寫的〈忠孝公園〉，算是歷史舊帳，也不見有人因此汗顏、反省。

看來，台灣文壇之於社會，之於創作者，難見影響力，是不爭的事實。

對其他地區的華文作家，台灣，又是怎樣的一塊園地呢？

二十幾年前，香港女作家西西，以《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》，在台灣「成名」。西西在台灣受到的推崇與矚目，遠勝過香港。多年後，終於再有黃碧雲，以香港女作家之姿，在台灣發表作品並獲好評。

星馬地區，則有留在台灣工作的李永平、張貴興、黃錦樹等等，屢有新作並在文學獎上有所斬獲。李永平多年後重以大馬為創作題材的〈翠堤小妹子〉，書中主角，要直到來到遠離故鄉的台灣，方能回視過去，作出深藏心底的懺悔。

台灣文壇之於星馬、香港，當然也包括歐美的華文作家，看來還是個重要的園地。

當然，中國的作家在這一年中也不曾缺席，散見報紙副刊、雜誌的有莫言、王安憶、張煒等等名家。莫言的〈檀香刑〉初於聯合報副刊連載，即令我頗為震撼，並重拾早上起來搶報紙看連載的快樂與等待。

除了稱得上「主流」的報章雜誌刊載的小說。為了評選年度小說，我還特別答

90年小說選

想像台灣

◎李 昂

應到「清華大學」作一次校園文學獎的評審。作品水準不差，尤其相對報紙副刊要
求的「短小說」，校園該是出好小說的「非主流」園地吧！

綜觀民國九十年在台灣發表的小說，一定有人大嘆小說的式微與影響力不再。
我個人比較惋惜的是，在社會的新舊勢力變遷如此巨大的此時，不具有引領風騷的
亮眼作品，相當可惜。而另一方面，同以華文創作，在台發表的他地作家，作品都
十分突出。

台灣作家（或者要稱「中國作家」、「在台灣的中國作家」皆可）應該加油
了！

然今年可編選的年度小說，也應證了我一向的看法：台灣的自由與民主，產生
了一個在華文寫作中最開放的園地，這裡，容納了來自星馬、香港、中國等地以華
文寫作的作家的作品，不論意識形態，百花齊放、百家爭鳴。

台灣（或者要稱「中華民國」，稱「台灣省」）繼續加油。

如是，我由民國九十年在台灣發表的以華文寫作的作品中，選出了是年的年度
小說選共十篇：

運屍人

虎爺

藍色的馬

天花板的介入

蒙妮卡日記

橡皮靈魂

和平飯店

翠堤小妹子

無愛紀

趙甲狂言

以「在台灣發表的華文作品」來圈選年度小說選，我當然可以被質疑「撈過界」、「撿到菜籃裡的便是菜」，特別是選到中國作家的作品，一定有不同的意見。

我承認我也心嚮往之一個台灣作家的年度小說選，但，什麼是「台灣作家」（或稱「在台灣的中國作家」），都可以引起爭論。黃碧雲人在香港，莫言人在中國，當然不算「台灣作家」，恐怕也無從稱他們「在台灣的中國作家」。

但陳映真應該算什麼？「中國」作家？還有在台灣工作、寫作的李永平、張貴

90年小說選

想像台灣

◎李昂

興，還算「大馬」作家嗎？

既然要區分「台灣作家」如此困難，不如簡化國族、國界這樣的命題。以民國九〇年（西元二〇〇一年），在台灣發表，以華文寫作的作品，來編選年度小說。

將這些華文作品編選在一起，亦有較大企圖，印象深刻二〇〇一年十二月，到巴黎參加一個法國文化部主辦的大型中國文學會議，受邀的基本上是中國作家。此外香港請也斯，台灣請我，白先勇則代表海外作家。

會議安排法國作家同台，於是，一路下來，我清楚可辨法國作家談的皆是相當抽象的議題，如共同性、時間空間等等。香港來的也斯談時差；台灣來的我談台灣的現代性，提出社會問題；而中國來的作家，不少極關心「商業化」、捍衛「嚴肅文學」。

兩天會議開下來，我真正深刻的感覺到，由於文化的「先進」程度不同，上軌道的法國社會，大概難有強烈的現實問題，因而偏向抽象的精神層面。

以華文作家而言，「西化」的香港作家談時差，我則仍重社會議題，而中國作家如此擔憂作品的商業化，使我想起台灣有一個學者的名言：

愛麗絲漫遊的仙境，是今日的百貨公司。

「商品」，以及其中可以有的戀物樂趣，但台灣並不陌生。而開放三十年的中